

照 春 著

英雄羅漢史

2

版社

英雄羅漢史

照春著

798826

英雄罗曼史

照春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10.75 印张227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576-X/1·162定价：5.20元

印数00001——2500册

序

王文灿

《英雄罗曼史》，这个书名用得很好，照春大概为此很费了一番心思。它不仅确切地概括了这个集子的内容，也概括了作者的成长之路。书中十三篇作品，无论报告文学、小说、还是电影文学剧本，篇篇展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时代风貌，揭示了淳朴刚毅的主人翁表象，字里行间凝聚着作者对部队生活的深切感受和真挚的爱，对改革壮举中人和事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赞赏。这些作品从内容到风格，呈现出来的思想内蕴和美学风貌，完全可以洞见其特点：极具思想锋芒和政治色彩，兼有时代精神和忧患意识，着力干预生活和诱发良知，融真实性于文学性，含思想力度于艺术魅力之中。

不用说，“英雄罗曼史”在这里不是自然科学用语，而是文学性的修辞。如果理解不错的话，那是亿万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英雄不仅指在战场上英勇献身的人，也指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不平凡业绩的人。罗曼也不仅指富有浪漫色彩的恋爱故事，同时也指在通常条件下人们干出惊险、离奇，甚至意想不到的伟业。如此看来，照春同志把每一个有所作为的人都视为英雄，这是毫无疑问的。难怪他说：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

仔细想来，我首先感到照春的文学创作是在“英雄罗曼

史”下成长的。闲谈中，他曾含蓄地表露过这样一个意向：我要站在环宇看人间，写世间的男人女人，包括有色人种，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山山水水……；我要用我的笔歌颂那些纯朴、坦诚、刚毅、上进与实事求是的人物，鞭挞那些逢迎、附势、虚伪、傲慢与招摇撞骗的家伙……。这可以说是他所有作品的文风所在。照春的祖父赵永绿，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是祁山村的第二个共产党员；父亲赵子忠16岁入党，随后参加了革命，曾参加过解放阳泉和太原的战役。1953年，赵子忠与从河北行唐迁居来的阳泉煤矿矿工李老贺的女儿李秀琴结婚，才有了如今的照春，和他的作品。照春经历了狂热浮夸的年代，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1962年又由城市压缩到祁山村，那时他刚10岁。七年中，他割过草、放过羊、耕过地、收过谷，还砍过柴、看过果园、当过电工、任过医生。他17岁应征入伍，在部队喂兔、喂猪、擦地板。野营拉练，打防空洞，他从不落后。在辽阔的草原，浩瀚的沙漠采集中草药，他一马当先。1973年，他又跨进承德医专，三年的大学生活使他大开了眼界。在一般从事创作的人看来，是够有“生活本钱”了，因为他不仅熟悉城市生活，更了解农村生活，不仅对农民、市民、军人有感情，对大学生更有感触，可以关上门大写特写了。但照春对已有的生活并不满足。他认为，要想提高创作水平，必须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否则作品就没有深度和广度。果然，他的理想实现了。1989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他感到天地是那么的宽广，文学领域也是那么辽阔。他的文学作品也由单一的电影电视文学剧本向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多方位发展。

有人说，文学是讲究风格的，作品没有风格就没有魅

力，照春否定这种观点。他说，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中的，光有遗传，没有变异，就会退化，就会颓废，就会停止不前。文学作品应该是不断创新，只有永无止境地探索追求，不断地否定自己，才能永葆创作的青春，才能创作出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前人的经验要保留，但不能一成不变。自己形成的套路要巩固，但不可排斥新异。如果一旦加入某某文学流派不能自拔或形成什么所谓的机械风格不感到是一种绊脚石，反而引以为自豪，那他今后的作品只能象近亲联姻生下的孩子一样，一代比一代智能低，以至于出现缺肢少臂，愣头呆脑的傻子。人种提倡远亲，植物进行杂交，文体实行溶汇，是进步发展的客观因素，否则就要退化消亡。

的确，在艺术表现手法和文体形式上，照春是在不断地自我完善、锐意开拓中徐徐走向丰富和发展。特别是他从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班毕业以来，作品的思维方式在日趋实现立体化、多维化的过程中，其观念也在急速地发生着拓异和变革。他力求对生活进行多角度的投射，并在着力进行复项度的纵横交叉的比较中，用多层次的面面观对事物进行深入细致的解剖和多浪头的、不拘一格的、辐射式的或流动形式的自由映现。在这里，我故意略去了对具体作品的评点，以免干扰了读者欣赏的兴致。

纵观照春同志的所有作品，包括本书收集的十三篇，几乎都是自成一体的，每一篇都有各自的特点。这就不难看出，照春的文学创作是在不断地否定自己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一个人超越别人难，超越自己更难，但照春无所畏惧。他不愧为一个战士式的作家，他以惊人的胆略在不断地超越

别人、超越自己，使自己的文学作品一步一个台阶地登上高峰，冲出了娘子关，走向了登神国。

如果有同志硬要问我，照春在不新创作、不断更新的过程中还有哪些保留的东西？依我看，他热爱人民，热爱世界，歌颂光明，诅咒邪恶，鞭挞黑暗的文风没有变；正义和罪恶的交战，慈悲似光明战胜黑暗的观念没变；再就是他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克己克己、藐视敌人的精神没有变。他确为人正象他笔下的正面人物一样，自然淳朴，真实可信。1988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成立，我任第一任总队长，这期间照春同志调入，我亲眼目睹他的成长。从我与照春同志相处的过程中，深深感到他关注的不是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人民的长远利益。他追求的不是物质上的享受，而是精神上的崇高。他总是把舍己为人，与人民同甘共苦，为社会主义增砖添瓦，当做最大的快乐和幸福；把损人利己，贪图安逸享受，挥霍人民的血汗，看成最大的丑恶与耻辱。他公而忘私，忠心耿耿，富于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社会动荡中头脑清醒，从不迷脱的共产主义觉悟，更令人钦佩，受人崇敬。照春同志不仅是一位有出息、有前途的作家，更是一位有志气、有抱负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为有这样一个老部下，而十分高兴和自豪。

照春同志年37岁，已有五、六本各种内容和形式的文学著作蝉联行世，还拍摄了电视剧，这对于他这样年岁的文学创作者来说，尚属罕见。要说他成功的秘诀在哪里，那就是他为人质朴，富有才华，且充满热情，多思进取，紧紧地追索着生活的主动脉和文学的新浪潮，并及时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之加以渗透和表现。最近，《解放军报》、《法制日

报》、《人民武警报》、《人民公安报》等陆续登载了照春的成长之路和文学评论，他的姓名飞向了全国。不少文学爱好者纷纷来信，说看了有关他的通讯报导，感到亲切，受到鼓舞，得到了启示。一位辽宁省本溪市桥头镇81243部队的读者来信说：“老师：您好！恕我冒昧地与您通信，因为自从我看到杜鸿才、张广聚两位笔者撰写你的写作历程和成就时，就很想与您通信，向您学习写作。您现今地址是我通过报社一位热心记者查寻到的。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工程，需要一定的毅力才能完成。但是，我对您经过一定时间磨练后，为什么会一发而不可收呢？而且连续写出这么多作品。……我很想向老师请教，不知老师能否赐教。一位远方的学生：孙雷。1990年7月5日下午。”很显然，照春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凭他的生活阅历、文学功底和勤奋，创作潜力还是很大的。希望他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扬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以更阔大、更深邃、更敏捷的思考，去关注腾飞的时代，多多捕捉生活中催人奋进的信息，多多给人们传递日新月异的时代之美。

1990年9月10日于太原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作者简介

作者赵瑞生，字照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4年1月生于山西省阳泉市新市街，祖籍西南昇郊山村，17岁入伍，1976年承德医专药学大专班毕业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解放军356医院任药技师，1984年调武警山西总队工作，1989年毕业于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作家班，授少校军衔。

照春从198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发100余万字，已出《南国风云》、《孙悟空审案》、《爱，不能推辞》、《飞云楼》。《英雄罗曼史》是出版的第五本书。他已经和将要拍摄播放的电视剧有《星辉》、《金色的秋天》和《绵山的早晨》，其中《星辉》和《远山的枪声》分别获首届金盾文学优秀奖和全国橄榄绿征文二等奖。目前，他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监察官》，某出版社已决定出版。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全国首届金盾文学奖获得者、青年作家照春，近两年写的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的合集。

在这个集子的汇篇作品中，一部分，如：《板兰的故乡》、《为了蓝蓝的天空》、《灵石记》、《爱的奉献》、《平凡的伟人》等，是写企业家如何创业的；一部分，如：《爱，在阴阳间交汇》、《从战士到作曲家》、《远山的枪声》、《情曲》、《空中渔船》等，是写当代军人的战斗生活的。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不但可以感到作者强烈的爱憎，看到在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地上，一个个脱颖而出的城乡企业家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也看到中国当代军人丰富多采的生活风貌，而且可以感受到飞速前进的时代脉搏。

作品生活气息浓郁，且富哲理性，读后能给人以启迪和教益。

目 录

序.....	(1)
--------	-------

报 告 文 学

爱在阴阳间交汇.....	(1)
为了蓝蓝的天空.....	(30)
从战士到作曲家.....	(83)
爱的奉献.....	(96)
平凡的伟人.....	(116)
远山的枪声.....	(167)
灵石记.....	(173)

短 篇 小 说

乡村屠夫.....	(225)
情曲.....	(231)
空中渔船.....	(237)
太阳的童话.....	(240)
登恒山.....	(247)

电影文学剧本

板兰的故乡..... (249)

跋一..... (314)

跋二..... (319)

爱，在阴阳间交汇

夜深了，天漆黑漆黑的。呼啸的列车犹如一条灯龙，路经石家庄、邢台，向邯郸方向奔驰着。路基旁的小河、树林、农舍被它一一甩在后边，只剩下两条乌黑的钢轨。

车厢内，灯光暗淡。旅客们有坐有卧，有的依倚在靠背上，有的趴伏在茶几上，横七竖八，东倒西歪，几乎都在打盹睡觉，沉浸在梦乡之中。车轮敲击钢轨的声音对他们来说，已不是刺耳的噪音，而是最美的催眠曲。车厢的动荡也不是他们心烦意乱的根源，而变成再好也没有的摇篮了。

袁社民却没有合眼，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望着窗外那斑斑点点的灯光，思念着亲人，推测着家里的情景。

袁社民是河北省武安县近古村人。1976年秋，他从榆城高中毕业，对他父亲袁聚英来说，是件莫大的喜事。

长期以来，袁聚英为了维持这个八口人的家庭，避免三个儿子当睁眼瞎，忍痛牺牲了三个闺女的就学机会。尤其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大闺女袁捧茹和二闺女袁爱茹的出嫁日期，以便帮他拉累窝。这，无论对闺女，还是对亲家，都觉得非常过意不去。那时，袁社民年仅十八岁，白嫩、年轻，俊秀的面孔和那细长的身段，都散发着青春的英勇和聪

明。他样样农活儿都干得十分出色，村里人哪个不夸他呢！三闺女袁宗茹虽然才十五岁，但已经参加队里劳动。剩下两个吃闲饭的儿子袁社军和袁艳军，一个十一岁，一个八岁，都在上学。但村里的孩子上学，花不了几个钱。袁聚英思谋着对老伴说：“我盘算着，今年可以让两个闺女出嫁了。”

“是啊，两门亲家都催过好几次，再不让孩子们出嫁，可真有点说不过去。”韩兰堂望着丈夫那从来未有过的笑容，长长呼出一口气：“今年嫁走两个闺女，明年再把媳妇娶回家来，总算了了三块心病……”

老两口你一言我一语正聊得起劲，见有人来了，就忙着打招呼。

“启堂叔，快，快到炕上坐。”韩兰堂说着去给他倒水。

袁启堂坐在炕沿上边，捋捋胡子：“听说，民儿高中毕业了？”

“啊……”袁聚英用一块纸卷着旱烟道。

“好呀！这孩子憨厚诚实，聪明伶俐，又有文化，真是个好苗苗。”

“启堂叔不要夸他了。来，先抽一支烟。”袁聚英说着便把“喇叭筒”递了过去。

袁启堂抽着烟：“说真的，老叔我很想收他当徒弟……”

“教民儿学医？”韩兰堂把一碗水放在他跟前问道。

“啊……人活四十五，庄稼去了暑。老叔已经是被黄土埋了半截的人了，还能干几年？我思谋着，得赶紧拉个徒弟，把我这两下子传下去，也算没有白干一辈子。对民儿来说，学会这一行，到什么时候都有用。且不说自己能得多少

好处，可乡亲们有个病，总得有大夫给治呀！人是吃五谷杂粮的，谁也难免有个头痛脑热。何况，咱们近古三千多口人，没有大夫怎么行呢！”

袁聚英说：“孩他爷，恐怕民儿不是那块料吧！”

袁启堂说：“依我看，民儿生性内向，干这行挺合适，只要肯学，用不了三年，准是个好大夫。”

袁聚英说：“要能学成大夫，那敢情好。不过，可就给启堂叔添麻烦了。”

“哎……麻烦什么，民儿要是同意，就算定了。”

不久，袁社民把袁启堂请到家来，正二八经地举行了拜师仪式。韩兰堂还给做了凉拌豆腐、炒山药丝、辣子白菜和豆芽拌粉丝四个菜。他师徒二人整整喝了一瓶“衡水”老白干。

一天，袁社民正在完成师傅留给的作业，背诵《本草纲目》，被张会生冒冒失失地叫出院外：“社民舅，听说马上就要征兵了……”

“啊！谁说的？”

“民兵连长。”张会生是袁社民的同学，两人年龄相等，从小一块长大，但由于他辈数小，还得叫社民舅舅：

“你看，咱们去不去？”

袁社民平静的脑海荡起了波澜：“你打算怎么办？”

“咳！我看你哪。你要去，我就去。你要不去，我也不去。”

“我当然想参军了。可我一走，大姐、二姐再嫁走，家里就……”

“哎……那就让捧茹姨和爱茹姨晚走几年呗！反正她俩

一走，就是人家的人了。等咱们当三年兵回来，再让她们走也不迟。”张会生见他犹豫不决，有些急了：“你怕我姥爷反对，我去替你说。”说着，他就要朝院门口走去，被袁社民一把拽住：

“别吵吵！反正我要去当兵。不过，现在不能对人讲。”

张会生笑得双眼眯成了两条缝，兴奋地捶了社民一拳：“这下，可好了。那……咱们报名去吧？”

“走。”

半个月后，当大队敲锣打鼓给袁社民送入伍通知书的时候，老两口才知道儿子早就报了名要参军。袁聚英虽然心里不痛快，但还是依了儿子。

这时，袁社民不知有多么高兴了。他的心就象那花儿盛开的草原上跑着的梅花鹿一样，十分兴奋和喜悦。他哼着小曲儿，三步并作两步，一口气走了五里地，来到了安乐村未婚妻的家报喜。没想到，竟然碰了一鼻子灰。国小萍全家人一起向他开了连珠炮：

“社民，你知道当今干什么最吃香？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和售货员。你呀，放着大夫不干，偏要去当兵。当兵有甚好处？一个月七八块钱，能盖房，还是能过事？”

“现在当兵不比过去，过去干好了能当军官，现在再干也不顶。你还是好好学大夫吧。学会这一行，吃香的，喝辣的，去谁家还不给吃顿白面。再说，俺们也能沾点儿光……”

袁社民被围攻了半天，尽管据理力争也无济于事，连一口水也没喝上，就往近古村返。他昼思夜想，好不容易才盼来了这一天，可万万没料到，反对他参军的偏偏是未婚妻